

<<小兵张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小兵张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0244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0248

出版时间：2008-6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徐光耀

页数：25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小兵张嘎>>

前言

增订版说明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，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，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，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和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(以下简称“新课标”)。

“新课标”对原有《语文教学大纲》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，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，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。

为此，我们于2003年5月编辑出版了一套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50种，丛书的书目均为“新课标”所推荐。

2006年，在广泛听取教育界专家和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意见和建议之后，我们又推出了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(修订版)”60种，书目上增加了若干中国当代文学的佳作和中外文学优质选本，内容上增加了介绍文学常识、提示学习思考的“知识链接”。

两年后的信息反馈显示，这次修订受到了广大中小学师生的肯定和欢迎，但对人选书目仍有不足之憾。

为此，我们慎重地继续扩充了丛书选目，再推这套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(增订版)”70种。

增订版除继续增加部分中外文学名著外，同时还新组织编写了“新课标”中推荐阅读的中外民间故事、中外童话故事、中外历史故事等选本。

我们希望，这次增订后的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内容更广泛，知识更实用，针对性更强。

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的良师益友和家庭的必备藏书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二〇〇八年四月

<<小兵张嘎>>

内容概要

故事发生在1943年，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，冀中平原的白洋淀长期被日寇侵占。鬼不灵村的张嘎，是个机灵勇敢而又顽皮淘气的小男孩。他和奶奶救助了我八路军侦察连钟连长。鬼子进村搜捕时，钟连长为保护群众，挺身而出被捕，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日本鬼子杀害。张嘎为了给奶奶报仇，参加了八路军。在部队领导的培养和教育下，张嘎进步很快。他与侦察员罗金保化妆侦察，活捉了胖翻译；多次随队参加战斗，缴获敌人武器。他在养伤回队途中被捕，在据点里配合游击队拔掉敌人炮楼，救出了钟连长。经过多场战斗的磨练，张嘎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小侦察员。

<<小兵张嘎>>

作者简介

徐光耀（1925～ ），河北省雄县人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电影编剧家，曾任河北省文联主席，党组书记，中国文联第四、五届委员，中国作协第三、四届理事。

1938年参加八路军，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1945年起，任随军记者和军报编辑。

1947年在解放区《冀中导报》发表短篇小说《周玉章》。

1950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，被译成日、捷克、英、蒙等多种文字。

1958年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《小兵张嘎》。

新时期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树名和莺花》和《望日莲》，中篇小说《冷暖灾星》以及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。

另有三部剧本被拍摄成电影，即《新兵马强》《望日莲》和《乡亲们哪》。

<<小兵张嘎>>

书籍目录

导读知识链接小兵张嘎冷暖灾星

<<小兵张嘎>>

章节摘录

小兵张嘎第一章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边上，有个小水庄子。

这庄子有个古怪的名字，叫做鬼不灵。

在抗日战争年间，就在这个庄子上，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头了。

单说这鬼不灵西北角上，有一户小小人家，一带短墙围起个小院，坐北朝南两间草房。

栅栏门朝西开，左右栽着四棵杨柳树。

从门往西五十步光景，便是白洋淀的一个浅湾，一片葱茏茂密的芦苇，直从那碧琉璃似的淀水里蔓延到岸上来。

风儿一吹，芦苇起伏摇荡，发出一阵沙沙的喧笑声。

啊，若不是苇塘尽头矗立着一个鬼子的岗楼，若不是从那儿凛凛然逼来一股肃杀之气，单看小院这一角，不就是一幅美妙秀丽的田园画儿吗？

可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，日本鬼子对冀中人民发动的“五一大扫荡”，过去也就是一年光景。

人们已从“无村不戴孝，户户闻哭声”的年月，转入“出门必过路，夜观岗楼灯”的阶段了。

各村庄已大体编就保甲，向据点一天一度地派着“联络员”。

共产党的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，都已转入隐蔽斗争，只在日落天黑时，才三五不等地搞些艰难而秘密的工作。

敌寇则依靠三里一堡、五里一碉的据点林，配上封锁沟和汽车路织成的网，仍在进行着频繁的“清剿”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
且说那个小院的房间里，这时正靠窗坐着一位老奶奶。

她头发花白，脊背佝偻，披着一件掩襟的褂子，盘腿卧脚地在抽针引线，缝补着一只张了鲑鱼嘴的夹鞋。

她蹙着一双老眼，眉头上攒起两个疙瘩，豆粒大的汗珠儿，就在那皱纹重叠的额上排起队来。

天是闷热的，可是，她一点儿都不觉得，像是一颗心化在那只鞋上了。

“呱唧、呱唧、呱唧……”由远而近传来一路子急跑声。

老奶奶吃了一惊，一针扎在手上。

只见单布门帘往里一鼓，从底下冒出个孩子的头来：“奶奶！

奶奶！

一条长虫转砖堆，转了砖堆钻砖堆。

你说说，你说得上来吗？

”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老奶奶一面瞪着他，一面揉着胸口，好半晌，才喘口气说：“小祖宗，你把奶奶给吓煞了；越说不叫你跑，怎么更跑欢了？

”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小家伙，身子往下一蹲，脑袋歪在炕沿上，恍若犯了大错似的，咪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
在那月牙儿似的一对小眼里，两道挺逗人的光芒闪跳着。

这就是老奶奶心上的红灯，眼里的明珠，她的全部希望和宝贝，她的孙子，张嘎子。

眼下，他的年纪才只十三岁。

老奶奶没有儿，儿子在七七事变那年给鬼子打死了；张嘎子没有妈，妈在他五岁那年病死了。

老奶奶只有这个孙子，孙子也只有这个老奶奶。

老奶奶已是近七十的年纪，就靠半坑苇子一双手，织些席，纺点线，把自己的残年当做一把土，一心只要培育这棵小苗苗长大。

喜却喜这孩子不但吃得苦，耐得寒，而且伶俐懂事，性情活泼，生得来一副宽亮心肠，成日价除了帮着老奶奶刷锅洗碗，拾柴火，破眉子，还蹦蹦跳跳，嘻嘻哈哈，伺候老奶奶开心逗乐。

老奶奶纵有千种愁肠，万般苦闷，也给他闹散了，赶光了，直把个孤苦冷清的门户儿，翻做个火炉般温暖的小家庭。

<<小兵张嘎>>

当然，这大半说的是以前的情形。

自从“五一大扫荡”那股子腥风血雨一来，家家户户屋翻宅乱，狗跳鸡飞，血跟着刀，刀又随着火，老奶奶带着小嘎子，东奔西逃，团团打转，直冒了三个死儿，才险险乎脱过这场大难。

吓得老奶奶死去活来，终究得下一个气喘心跳的病根儿。

然而就在这场大风暴中，老奶奶却和八路军结下了生死之缘。

一来是她老人家心肠火热，赤胆忠心；二来这两间小草房正处在村沿上，地方背，不惹眼，进出方便。

于是就常有工作干部和伤病员来家里隐蔽。

他们昼伏夜动，黑去黑来；来时吃喝住宿，去时一阵清风。

虽有时连模样儿还未看清，一闪便又走了，可她单凭那颗受过万千折磨的心就能知道：这都是些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
他们为国为民流血牺牲，哪怕刀戳在胸口上，眉头儿也不曾皱过一皱。

他们在敌人面前像一个铁人儿，可对她这个穷老婆子，却亲妈一样待承，生母一样伺候。

有哪个风烛残年的孤苦老人，曾享有过骤然增添这么多孩子的欢乐啊！

张嘎子的乐趣，可比他奶奶的还要来得大。

那日日夜夜从来过往的工作人员，个个是他的朋友，而又个个是英雄。

谁能有这么多的英雄朋友，又能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呢？

东庄上的岗楼给火烧了，谁知道是怎么烧的？

西淀里的据点给摸进去了，谁知道是哪一部分？

城里的汉奸半夜里丢了脑袋，谁干的？

鬼子的小火轮儿在淀里沉了底，怎么打的？

还有，娶媳妇的花轿忽然打了鬼子的伏击啦，算卦的先生砸了鬼子的汽船啦，用笤帚疙瘩就下了“白脖”的枪啦。

这一切谁能知道？

可是，张嘎子知道！

他整宿整夜地听着这些故事，那颗小小的心灵，曾有多少次飞进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去啊！

就这样，一批人来了，又一批人去了，张嘎子既有永远交不完的朋友，又有永远听不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又是那么的神奇惊险，趣味横生。

他夜间把这些故事听完，白天就悄悄去转述给同村的小伙伴们。

小伙伴们在他面前乐得跳脚，他的快乐也因此更加了十倍。

以至使得他一天没有八路叔叔在家，便会失魂落魄，没法子排遣那空漠的日月了。

可是，有一桩事使张嘎子渐渐有些不大耐烦起来，这就是天天去村边上“放哨”。

老奶奶当初派他这差事的时候，他可是欢蹦乱跳地挺欢迎，这是带有多么神秘意味的事情呀！

试想，呱嗒呱嗒，一队鬼子直奔村子来了，他轻轻妙妙地往回一溜，一声“快着！”

”满屋子的八路叔叔转眼之间就踪迹全无。

鬼子们搜了半天，还是个“大大的没有！”

”这真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儿！

可是，长年累月放下去，满眼一总是那几个岗楼，一总是那两条汽车路，渐渐就看腻了。

加以敌人虽来过几回，都因村里办公的支应得巧妙，始终不曾出过大岔大错，张嘎子就更加简慢了许多，常常大白天便钻到八路叔叔的住处去，一坐就是半天。

本来老奶奶最怕无故担惊受怕，平时进进出出，除非真有敌情，是不许小嘎子慌慌张张乱跑的。

今天，他因为刚学得一段绕口令，高兴得忘了老规矩，呱唧、呱唧地跑来了。

现在，老奶奶已经定住心跳，但仍是含怒地点他一指头道：“准是又到老钟那儿去了。

要误了听动静儿，看我不拧你的肉！

你就疯吧！

”张嘎子不言声，他笑咪咪地站起来，腿往炕上一跪，只一滚，就滚到老奶奶跟前去了。

“奶奶，下回，我跟小猫似的，慢慢儿往里走，横是行了吧？

<<小兵张嘎>>

”老奶奶翻他一眼，故意忍住笑，不说话。

“嘿！

奶奶！

老钟叔敢情还没有娶媳妇呢，你快给他说一个吧，挑个俊的，啊！

”老奶奶忍不住，喷儿地乐了：“你呀，就会耍贫嘴！

我可告诉你，刚才队伍上有信儿说，老钟要见好，叫他早点回去，鬼子又快‘清剿’了。

还说鬼子常在傍黑一下子包围村子，掏窝搜人。

可你老是没事人儿似的，生是老钟把你惯坏了！

”张嘎子见奶奶已经消了气，一发把脑袋枕上她的腿去，仰交儿叼着她的大襟儿说：“奶奶！

‘清剿’他‘清剿’去！

老钟叔说，咱地区队正找肥肉吃呢，来了不揍他个死的！

”说着，他的眼倏忽一转，“哎，说起打仗来了，奶奶，你叫我跟了老钟叔去吧，也好叫我亲眼看看打仗啊！

啊？

奶奶！

”老奶奶仿佛没听见。

她望望天气，日影已经西斜，便盘起针线，推开小嘎子的脑袋，轻轻地揉着两只老眼。

好久，才轻松地叹一口气道：“唉，一天又快过去了。

老天爷保佑。

”她笑微微地瞅了小嘎子一眼，一边往炕下出溜，一边说，“你倒再说说，什么转转堆，砖砖堆。

”第二章老奶奶摸索着做后晌饭去了。

一颗心总脱不开老钟叔的小嘎子，趁空又要溜。

老钟叔是地区队的侦察排长，名叫钟亮。

因为腿上犯了关节炎，已经在老奶奶家住了五六天了。

说是住在老奶奶家，其实不在一个院里。

原来跟东邻隔着一道墙，还有个小杂院，里头三间正房，两间小南屋，靠西墙，就是跟老奶奶隔开的这道墙，还盘着个猪圈。

那正房，本是韩家祠堂；小南屋呢，老年间是韩家长工们睡觉的地方，后来韩家一败落，长工们都辞退了，韩家的后辈就把它垒起窗户，盛了烂草。

到如今十多年不住人了，满院子净是野草藤蒿，荒得仿佛一座古庙。

可自打“五一大扫荡”起，这地方就又暗暗红火起来。

凡是在老奶奶家落过脚的，都跟这儿的烂草就过伴儿。

只为这地方偏僻背静，祠堂的大门又终年给一把铃铛大锁倒锁着，不论是敌人，还是一般群众，都没有对这儿生过疑心。

一年多中，来往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从不曾出过岔子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这儿离淀水太近，水皮儿太浅，挖不得地洞，也就通不到村子中问的大地道去。

然而，老钟养的是关节炎，喜欢干燥，也就不考虑地道那一层了，何况这地方本就是保险的呢！

这老钟本是个脾气随和，有小孩心性的人。

虽然三十多岁了，可对唱小曲、破谜语、编快板、说笑话儿等等，都有兴致，英雄故事又多，住的日子也长，跟小嘎子搅在一起，真是情投意合，转眼就是撕不开扯不断的朋友了。

现在，小嘎子打北屋出来，直奔了东墙根去。

在那里，一排儿戳着十几个苇个子，好像贴墙立着的一扇大屏风。

他走上前去，把第三个苇子轻轻挪开，一侧身，就从缝儿里钻进去了。

然后又回身把苇个子原封摆好，猫着腰，在那苇与墙之间的小夹道中往前摸，不两步，就摸着一个三尺来高的窟窿。

钻过窟窿，再拨开一堆豆秸，恰好就是东院猪圈的炕上了。

小嘎子喜滋滋地吐吐小舌头，跳出猪圈，轻悄悄去推南屋那块独扇的小门儿。

<<小兵张嘎>>

小门推开了，屋子里一片昏黑，只从窗户上的坏缝儿里漏进几道光来。

老钟叔正坐在烂草上，“凿壁偷光”似的就着一道亮儿在弄一件什么东西。

小嘎子近前一看，乐得跳起高儿来了，原来老钟叔削成了一把木头手枪。

“哎呀呀，叫我可怎么谢你吧？”

小嘎子趴在老钟叔膀扇子上，一边摇晃着，伸手把“枪”抢了过来。

啊，削得多么精巧呀！

不只弹槽、护圈、枪柄削得毫厘不差，惟妙惟肖，单看那“枪筒”，竟是用一个铜子弹壳改成的，金光灿灿地装在上面，衬着柄儿上的片片鱼鳞，简直就是小巧玲珑的“张嘴灯”，装上子弹能打得响哩。

小嘎子咂着小嘴儿，像眼珠子一样捧在手里，喜得脸都红了起来。

“你当着这是给你的吗？”

老钟叔故意慢吞吞地逗他说。

“不给我给谁？”

“给呀，给一个勇敢、聪明、坚决抗日的小英雄！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他在哪儿？”

“你猜。”

小嘎子两个眼珠子骨碌一转，叫一声：“猜着啦！”

就是我！”

说着，他做了个拉栓的姿势，闭上左眼，朝着坏缝儿一瞄，喊道，“狗汉奸！”

哪厢逃走！”

啪！”

“嘘，街上都听见了！”

老钟叔连忙指指窗外，止住他，可一股柔和的笑纹纹，却从心底涌上脸来，“好，送你就送你吧。可你要当得起勇敢、坚决的小英雄啊！”

“那是当然！”

小嘎子把“手枪”往腰里一别，挺起小胸脯，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！”

满屋子开起正步来，刚刚转得两圈，却忽地朝前一扑，搂住老钟的脖子说，“哎，老钟叔，我想跟你当个侦察员去，要我不？”

老钟把大手扣在他头顶上，黑蓬蓬的胡楂儿一张，笑了笑，一股老侦察员的自豪感，把他激动了：

“小嘎子，你也想当侦察员啦？”

他亲昵地把他的头抚摩了两圈，“好嘎子，侦察员人人都能当，不过，要经得住一定的考验和锻炼。

要知道，侦察员不光得勇敢、机智、灵活，他还得遇事沉着。

什么叫沉着呢？”

就是，比方说，天轰隆一下塌下来了，不兴来眨眯眼的！”

“啊！”

那怎么就能沉着了呢？”

“这，一句话，得有革命到底的铁心一颗！”

老钟激昂起来了，从坏缝儿里望了望天色，把盒子枪和两颗手榴弹都摘下身，拉开架子说，“好，你要真想干我们这一行，我就再讲个故事你听听。”

小嘎子正求之不得哩，连忙收起“手枪”，一曲腿跪坐在他的对面，凝起神来。

“有一回，”老钟开始了，“一个党员同志，住在一家堡垒户养伤。

那天，他正跟一个人说话。

就跟咱俩这样似的，猛孤丁‘啪！

啪！

’响了两枪。

<<小兵张嘎>>

” “啪！

啪！

”就跟勾了鬼来似的，村外真的响了两枪。

老钟忽地往起一立，轻脆脆一声细响，盒子枪的大机头张开了。

那两眼刷刷一转，霎时间，他的持重神态一扫而光，一副英武机警的气概，焕现在面目眉宇之间。

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村外又响了几枪，随后是马蹄震地和喝人站住的声音。

老钟向小嘎子一望，拾起手榴弹，轻轻地慢声说：“这回，敌人来得可不善啊！”

”第三章从县城来的敌人，黄昏时分，突然包围了鬼不灵。

两声枪响之后，“白脖”当先，鬼子断后，咋咋呼呼冲进街来。

一部分先上房堵了街口，一部分闯进“公所”，捉拿办公的。

其余的分成零星小股，穿门进户，一阵子混抢混搜。

狗在他们后面汪汪地叫，鸡在他们前头扑棱棱地飞，全村大男小女，一时全蜷缩在屋角里，屏住气息，静候着灾难临头。

“当！

当当！

”两个“白脖”在砸韩家祠堂的铃铛大锁。

老钟忽地打开小独扇门，想跳到西院去。

然而老奶奶房上正有两个鬼子，手搭凉棚，朝四处张望，原来敌人“压顶”了。

他把头一缩，抄起半截檩条，把小门又顶个结实，眼珠子就一连转了好几圈。

这时，他看见小嘎子有一阵战栗通过了全身。

“嘎子，”他说，“沉住气，别乱动！”

我教你怎么就怎么！

不要紧，别害怕……”当啷一声，大门的锁砸断了，噔噔噔的脚步声随即逼近了来。

“嘎子，他们进来，你敢不敢拿这个揍他们？”

”老钟攥着刚才用来削“枪”的短把镰，比试着问。

“敢！

”小嘎子伸手把镰接了过去。

“好样儿的！

”老钟夸他，“来，把住门儿！”

”他们叉开腿，一左一右，把在门背后。

“噔噔噔……”门缝里闪过两个人影。

老钟把背贴着墙，摆手叫小嘎子闪开亮儿。

他刚刚也把背贴在墙上，就有人推门了。

“嗨！

里头顶着哪，有人！

”“哗啦啦……”外头一片枪栓响，紧跟着一声大吼，“里头的八路，出来！”

”小嘎子打了个寒噤，急看老钟，却见他握着枪，闭着嘴，钢打铁铸似的纹丝儿不动。

他心里叫一声“行！”

”胆子不觉一壮，便也学着样儿，鼓着劲，一丝儿不动。

“出来！

”瞪地又是一脚，恰像踢在耳根台子上，屋顶上的土刷地落了一头一脸。

可是，老钟叔只眨一眨眼，把睫毛上的灰尘抖掉，仍然纹丝儿没动。

“真棒！

”小嘎子心里又叫一声，胆子越壮起来，把嘴一闭，也纹丝儿不动。

忽然，门缝里一暗，有颗圆滚滚的东西在那里晃了两晃，很明显，“白脖”在扒着门缝儿往里瞧呢。

只见老钟叔舒出腕子，把枪口朝门缝瞄过去。

瞧！

<<小兵张嘎>>

只要那食指一动，门外那颗脑袋就要碎了。

可是，他却忽地停住手，把枪收了回来。

显然，他又变了主意，要看看下一步怎么个走哩。

“哈哈！”

”门缝里一声怪叫，“我看见你啦！”

别装蒜，快给我滚出来！

我开枪啦！

”小嘎子的脸发白了。

他的脚动了动，要往后抽。

却见老钟两只大眼一忽闪，梗着脖子把头重重一点。

小嘎子明白：这是不让动。

他赶忙一镇定，稳住了脚，可脑门上却津津地鼓起几粒汗珠来。

“白脖”们果然是诈，两句过后，忽然又没了动静。

可是，气处未喘，窗户那边咚咚几响，哗啦啦地掉下来几块坯。

“白脖”们要从那儿掏窟窿了。

老钟一见，立即轻悄悄沿墙根蹭将过去。

刚刚到得窗口，嚓地一道寒光，一把刺刀差点没戳在他天灵盖上。

可老钟大气儿不出，方寸不乱，眼睛里明光灼灼，就像正待捕鼠的猫儿；那副沉稳气概，又像一座黑石山。

<<小兵张嘎>>

编辑推荐

《小兵张嘎(增订版)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1958年写成中篇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和同名电影文学剧本，小说曾被译成英、印、地、蒙萨、德、泰、阿拉伯、朝、塞尔维亚等文字，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爱国少年张嘎子的人物形象，深受影视界内外的好评，影片公映后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，小说和电影分别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。

1959年后，在保定市文联工作，1981年调河北省文联，1983年至1986年任党组书记，是中国文联第四、五届委员，中国作协第三、四届理事，出版的著作还有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，短篇小说集《树明和荷花》、《望日莲》和小说集《徐光耀小说选》等作品。

他崇尚生活本身的质朴美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。

<<小兵张嘎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